

# 紙上風範

近世文人書法

管繼平 著

一夢紅樓三百年  
夢裏風物世間  
烟波居話舊  
存心獻  
五兄都  
城地勝編

奉題重刊同志大署紅樓識  
休而詩  
西山

# 紙上風範

近世文人書法

管繼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纸上风范：近世文人书法 / 管继平著.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40-6950-5

I. ①纸… II. ①管… III. ①汉字—书法评论—中国—近现代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7048号

# 纸上风范：近世文人书法

管继平 著

策划编辑 屈笃仕  
责任编辑 霍西胜  
文字编辑 张金辉  
整体设计 傅笛扬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6950-5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文人的最后一次性情书写

沈嘉禄

在我的朋友中，有两位腹笥充盈：一位是龚建星兄，笔名西坡，有点与苏东坡唱对台戏的架势；另一位是管继平兄，笔名推仔，斋号却叫易安阁，听上去像经营文房四宝或古籍善本的老字号。两位老兄让我佩服的是读书多而杂，且过目不忘，写起长短文章来，经史子集、名人掌故、逸闻轶事——奔来眼底，直抒曲笔，左右逢源，文字与意象如山花烂漫，美不胜收。世态百相，坊间故事，经妙手一番烹调，即使是臭豆腐，也与法国起司有一拼。

读继平兄的文章，得肚里有货，否则难免身在山脚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其次是要有幽默感，而且是较高层次的幽默，是卓别林和马三立式的冷面滑稽，有别样滋味在里头。不是小热昏，不是周立波，也不是挠观众痒痒的独角戏。三是内心要花团锦簇，春光明媚，方能领悟焦桐之音，解读笔端风情，于感同身受处引发高山流水的一笑。

好多年前，管继平为读书界奉献了《民国文人书法性情》这样一本有趣有情有识的书，他将学术性课题以炉边闲聊的形式展开，锁定四十位民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大师，对他们的

学术成就、历史贡献、性格与命运、个人与时代等关系进行一番解读。

这种选择，管继平是从文化与历史层面进行考虑的。有一次我与他谈及名人手稿信札拍卖这一话题时他便说：“我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挺立历史潮头的那批文化名人，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时代前列，对历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属于标杆性的人物，他们的书信、手稿可以为大时代提供更多的研究信息。”

所以一打开这本书，迎面就走来了蔡元培、章太炎、胡适、梁实秋、钱锺书……一个个都是迎风标举、个性粲然的人物。他们的道德文章、治学态度、传奇人生以及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逸闻，都成了后人心口相传、书之不尽的话题和精神遗产。

管继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由孔孟算起，绵延两千多年，传承有序，生生不绝，但到了清末民初，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使中西两种文化在民国初期发生了激烈碰撞。不过，尽管五四期间的那一批文人高举“砸烂孔家店、提倡新文化”的旗帜，然而，他们其实个个都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有着非常深厚的国学根底，却不愿做迂腐无用的书蠹虫，不甘于民族的落后，而想借以西方的先进文化，来冲击和唤醒当时那沉闷的中华民族。所以，才有那愤世嫉俗的振臂一呼。

这是起点与定位。这本书的文化意义要从这个高度上来评估，而不能拘泥于技术层面。

这一代风云人物的故事，可以有多个版本，多种讲法，管

继平作为“作家中的书法家，书法家中的作家”，选择了一条山花烂漫、于他而言又是熟门熟路的小径：即以书法鉴赏为大框架，以信札、书稿、纯书法作品等为经，以一个个饶有趣味、性情毕现的故事为纬，编织成一篇篇史料性、文学性、艺术性兼具的美文。

前辈大师们的那些故事，经过时间的沉淀，仍然如秋色黄花一般新亮艳丽，点缀着一个个远行的背影。其中一些篇什，已经在书法类报刊先行刊布并求教方家，据说书法界内不少前辈——如前书协主席周慧珉——从名人墨迹中看出了彼时的文化风气和文人的可爱行状，对作者的研究嘉许有加。而文坛中的书法爱好者也从名人性情的点划流露中获得了不少珍贵信息，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全方位认识。

继平兄曾说：清末民初，包括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旧学功底都很深，用毛笔书写是常态，而且审美水平、气格都相当高，书写时也不是为了卖钱，不是为了公开，性情自然流露，别有一番真情天趣。比如都说鲁迅的性格过于峻急，行文辞锋犀利，但他的字却有一种脉脉的温情，沉着隽永，意味深长。而郁达夫的字取势欹侧，造型瘦削，如锥划沙，但他的性情却如翩翩佳公子，看似相悖，其实暗合，字迹中可见他内心的刚毅、落寞与孤愤。

再比如谈到胡适的字，管继平分析他早年书法学苏东坡，后来不知为何，仅在起笔造型上还有些“苏体”的遗韵，而线条反倒似“瘦金体”了。若以书家的眼光来看，他的字在结体上似乎还存在很多问题，其线条虽瘦劲，但有些却明显偏细偏长，

使整个字形略有松散之嫌。尤其是长撇和捺脚，都有“过”的感觉。但他又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形成了胡适书法的明显标志性风格，使人一望便知的“胡适体”。接下来笔锋一转，往深里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先生经常借用的龚定庵名句。虽然适之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做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名山事业”，然而他的风格品性、他的字里行间中却丝毫不见孤傲、藐视一切的大师作派。也许正是他的谦逊、热情和“不为师”的品格，所以他的字读起来似乎也有有一种平实、亲近的自然之风。

论字体有书法理论支撑，讲故事有文史资料及采访录可援，旁征博引，左右逢源，起承转合，意趣横生，成就了一段段佳话，在通俗性和知识性上相得益彰，令人手不释卷。

短短三两年后，《民国文人书法性情》售罄，后他在原书基础上增加数十篇新写文章，再度推出了《纸上性情：民国名人书法》（上下卷），此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一度在新书排行榜上连续数月名列前茅，销售情况相当可喜，至今已连续五次重印。由此可见，旁敲侧击、剑走偏锋的写作往往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内行看出了热闹，外行也不至于索然，倘若能体味出一种隔代的寂寥，就算惯于电脑植字，也无意间承接了几滴传统文化的甘露。我看到有读者在网上点评：“你为中国老一辈文人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些旧时文人的旧闻佚事，书法精华，尽在书中，使我们了解那个岁月中那些老先生感人的品行道德，艺术修养，在当今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人心浮躁的社会里，此书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对于当代社会大众人生的价值观有一定影响。”如今，继平兄再次对“民国文人书

法”这一系列做了修订、增补和精选，推出了《纸上风范》一书，相信同样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在电脑写作成为终南捷径的当下，以技术为主导及表征的信息革命肆意侵蚀了文化积淀，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书写方式，有点仓皇地在终点界碑前磕得头破血流。毛笔被迫退出主流书写地位之后，我们有时会愕然地看到书法已经沦为低俗的表演，在一些场合居然还冠冕堂皇地承担着弘扬传统文化的使命。而且总有那么一些自诩“传统文化嫡传者”的人，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场合盼顾自雄，洋洋自得，但作品不堪入目，使外国人对中国书法以及传统文化误判误读。

中国书法史告诉我们，传世佳作都是无意间诞生的，《兰亭序》如此，《鸭头丸帖》如此，《苦笋帖》也是如此，横空出世的大师只关心特定情景下的纵情倾诉，而不在乎后人如何评说。如果刻意追求眼球效应或商业价值，那就离艺术的本原越来越远了。现在，管继平提醒我们：当民国文人渐行渐远之时，当他们的墨迹渐渐褪色之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一种通过笔墨窥探大师内心世界的路径，还失去了一种抒情方法，供自己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缓缓摩挲。即使我们有闲有趣地重拾笔墨，附庸风雅，孤芳自赏，甚至发掘它的商业价值，但古典书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 目 录

- 001 张 耒：古雅多情张宝宝
- 006 严 复：庾信文章老更成
- 011 陈 衍：三坊七巷多才子
- 016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 022 郑孝胥：何当掷笔睨天际
- 027 罗振玉：甲骨书法第一人
- 031 蔡元培：亦旧亦新 兼容并包
- 036 章太炎：其人在儒侠之间
- 041 冒鹤亭：不狎鱼龙狎海鸥
- 048 经亨颐：万古长松不改容
- 053 于右任：小红低唱我吹箫
- 057 柳诒徵：才学识兼一世雄
- 062 谭延闿：临十三行大有风神
- 067 马叔平：不朴不华是谓真
- 072 叶恭绰：那知北海有传人
- 079 蒋百里：人老才知王字劲
- 086 余绍宋：丹青不解随人老

- 091 马一浮：不如让我回西湖  
096 沈尹默：书法由来见性真  
101 谢无量：一片清机出自然  
106 熊十力：宁拙毋巧自天真  
113 马叙伦：书如成俗虎成猫  
118 夏丏尊：白马湖畔有清风  
123 钱玄同：质朴厚重 宽展舒和  
128 陈寅恪：不采蘋花即自由  
133 袁克文：风流不作帝王子  
138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142 郭沫若：以手写口 龙蛇乱走  
147 顾颉刚：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152 梁漱溟：傲骨一身不随波  
158 吴 宓：三洲人士共惊闻  
164 林语堂：半似狂生半腐儒  
169 茅 盾：书贵瘦硬方通神  
174 徐志摩：毕生行径都是诗

- 178 朱自清：荷塘月色下的匆匆背影
- 183 郑振铎：一代才华化电花
- 189 潘光旦：不空不色唤人醒
- 194 夏承焘：风流“山贼”是诗人
- 199 曹聚仁：曾闻涛声惊永夜
- 205 魏建功：老友毕竟是书生
- 212 台静农：梦到梅花即是君
- 217 施蛰存：一生为学开“四窗”
- 224 苏渊雷：一泓钵水惊风雨
- 230 叶公超：文人最怕不自由
- 235 顾廷龙：笔笔平凡笔笔神
- 240 钱锺书：更穷胜赏上山亭
- 246 张中行：负暄促膝味偏长
- 251 张充和：古色今香静生姿

## 张謇：古雅多情张宝宝

说起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季直）先生，大概没人不知道他是晚清的一位状元。应该说，在清代的状元中，张謇算是很有名的一个了，这主要得力于他成名后的事业做得很大，一生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三百七十多所学校，在教育 and 实业领域，拿下了中国好多个“第一”，于是青史留名也就不在话下了。

曾读过一篇文章很有趣，文章中先列了两组人名，前一组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后一组则是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等。读者大多对前一组的人名闻所未闻，更遑论熟悉了解了；而后一组则个个都是如雷贯耳、成就卓著的历史名人。进而作者解释说，前一组人物都是清代科考中拔得头筹的状元巨子，当年可是举国仰望、显赫一时之人物；而后者则全是落第秀才，科举场上的失意者。然而历史弄人，百年之后人们记住的却偏偏是这批考场“失意”的真英雄，而曾经红得发紫的状元们则由于再也无所创建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见，状元中真正有成就身后又出大名的还真不多，而张謇倒算是一个“例外”。不过张謇的科考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是历经坎坷，屡考屡败，

屡败屡考。关键的一次转折是在他三十三岁（一八八五年）时，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考了个第二，但却是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俗称“南元”。他声名渐著，深得翁同龢、潘祖荫等人的嘉许。自此后，翁、潘对张謇就萌生提携之意，以致在后来的几次会试中，均因拔擢心切，把他人卷子误认为张謇而取中会元，白忙活了几场。如此这般又过了将近十年，直至一八九四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这次终于时来运转，恰巧收卷官黄思永与他相识而力助，并将张的试卷直接交给了阅卷官翁同龢。这回翁同龢不至于再出错了，还说服了其他几位阅卷大臣，将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向皇上竭力举荐，终于将张送上了一甲一名的状元宝座，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张謇中状元后，南通人扬眉吐气，引以为豪，并将城内的魁星楼，改称为“果然亭”。好在张謇有自知之明，认为中状元纯属偶然，亭名“果然”，未免贪天之功，故在重修该亭时，张謇便将亭名改为“适然亭”，并书一联：“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偏爱有时真的是不需要理由的。翁同龢不仅喜欢张謇的文章，对其书法也一样大加赞赏，他在张謇的试卷上评语是：“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这“古雅”二字，实乃书艺之至高褒奖也。因为在我看来，过去的士子如能在会试和殿试上胜出，那他的字就不可能差到哪里。所以说状元书法，很难有好坏之区分，如欲判出高下，则往往唯以雅俗衡之罢了。张謇先生的书法，擅真行隶诸体，楷书始学褚河南、欧氏父子和颜平原数家，隶书则得之《礼器碑》《石门颂》等，

掃地燒香興未闌  
一年佳處是初寒  
銀蟾地線茶膏嫩  
玉斗銀紅墨瀟寬  
作事不教來眼界  
闌然那許上眉端  
花標留以西牕日  
字取丹經展卷看

壽仰先生 張翥

旁涉诸家名碑。他一生临池不辍，我们在他的日记中时能看到“读书，写字”“临××碑”“日课××”等记载，至老未歇。可见他的书法，功力深厚，法度谨严。记得我二十年前刚接触张謇法书时，就觉得他那一手“翰林字”异常的古朴，沉稳大气，方正饱满，真是深得吾心。但随着阅历的增长，所见日多，又渐渐对张字感到不够满足了。我们都知道，张謇书法得颜字最多，然而，有清一代，学颜书者高手如林，卓然成家者如刘石庵、钱南园、何子贞，还有梁同书、张廷济、翁同龢、谭氏兄弟等，均是将颜体书法演绎到极致的好手，当然，张謇也非等闲，但私以为比起翁同龢的儒雅和谭延闿的洒脱来，似乎还是要略逊一筹。翁同龢对张謇有知遇之恩，也许是受恩师的影响吧，中年后的张謇为了摆脱“台阁”书风的影响，不断读帖临碑，汲取各家之菁华。颜书是其立身之本，诸如《臧怀恪碑》的劲挺、《郭家庙碑》的疏朗、《麻姑仙台》的朴拙、《自书告身》的端秀，均一一吸纳，行书以颜真卿《争座位帖》为宗，参以东坡、山谷笔意，遂形成他自己的沉稳深秀、圆润丰满、外柔内刚以及淋漓生气的书风。除写字外，张謇对书外功夫尤为注重，他喜藏古碑旧拓，所作题跋笔记也时有独创新见。他曾说：“今人于隶多推邓完白，予谓何子贞实驾而上之，一则将气，一则士气，何读书多，邓读书少也。”从中也可看出，状元于书艺之外的审美取向。

张謇晚年虽致力于实业与教育，但爱好颇多，除书法外，金石书画收藏、自然山水、戏曲等皆有所爱。据说张謇尤喜观赏梅兰芳演戏，是梅郎的“铁杆粉丝”，每观一剧，必有一诗。

如“老夫青眼横南北，可忆佳人只姓梅”一句，写得颇有趣味，也可看出张謇多情的一面。说起多情，众人皆知，张謇晚年和苏州绣娘沈寿还有一段后人难以分说的感情故事，当年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里，就专有一节讲张謇、沈寿、余觉的三角故事，也是张謇颇受“诟病”的一段情史。我忽然想起张謇作书落款时，总将“謇”字草写得像“宝宝”二字，所以人又称“张宝宝”。看来，自古宝宝尚多情，也是理之必然。

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爱国实业家、教育家。著有《张季子九录》《啬翁自订年谱》等，今有《张謇全集》。

## 严复：庾信文章老更成

被誉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字又陵，号几道）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深入系统地介绍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学者，他一生译著一百七十多万字，计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八大名著，对中国现代化民主运动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当然，其中最负盛名的还是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一八九八年此书一出，立即风靡全国。书中传播一些西方民主新思想、新科学，不仅使当年像鲁迅、胡适等青年读后非常钦佩与服帖，就连康有为、梁启超也大为欣赏，以此作为政治改良的依据。康有为素来是个目空一切的狂者，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的译稿后，亦不得不惊呼“眼中未见此等人”，并称赞此译著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天演论》中有八个字极为出名，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当时几乎是传诵天下，成为文化知识阶层中最为流行之语。其影响之大有实例可鉴，即许多仁人志士纷纷为此更字改名，以明心志。如秋瑾从此以竞雄为字；陈炯明改字为竞存；还有胡适，其实在之前原名叫胡洪骅；另有如张竞生、李天择等，名字都与这八个字有关。我想，名人尚且如许，其他改了名却未能出名的人就更难以计其数了。

除了思想家和翻译家外，严复先生还是一位享有大名的教